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虞初新志 卷八

江石芸傳 豫章吳良樞璇在強意堂稿 江石芸，吳山桃花崖女子也。幼習經史，窮元會運世之數。及長，好兵法，鑄劍誅妖，攝人萬里外。一日過小孤山，遇白衣道士，授以書，盡通其義；人讀之，莫能曉也。以時無知者，遂隱於吳山。種桃花，無根，花四時常開，名其地曰桃花崖。

崖下月，當日午而明。或曰：「此龍宮女子也。有寶珠，其光奪日入月。」因聚群盜劫之，其珠不可見。石芸曰：「珠固在，若烏能得也？舍若珠，劫吾珠，若將失其珠，烏能得我珠？唯自寶其珠以無失其珠可耳。」

崖之中有黃夫人者，與之善。黃夫人家有虎，名白公，出入常騎之，能陟山渡水。石芸家有白牛一頭，臥桃花下，鼻無繩，常出入自如。人以為黃夫人虎，不敢近。久之，石芸與夫人亦不知也。於時構茅屋崖下，讀《易》終日，不為人所知。所著有《悟真注》。有為之序者，曰：「不知何許人也。」

予嘗見石芸，觀其所著書，其女子邪？其非女子邪？天乎，其不知我也！宜其不知何許人也！

張山來曰：補天立極，應歸女媧氏。其光奪日入月，則丹成矣；驅煙染墨，設想著語，皆不在人間，宜世人之不知也。

又曰：洪子去蕪，授我《強意堂稿》，美不勝收。僅登其一，餘者自當借光梓入《闡幽集》中，以成大觀也。

耕雲子傳 匯邨洪嘉植去蕪大蔭堂稿

耕雲子，秦人也，隱於楚江之西。嘗有人見其登匡廬頂，攜一竹杖，衣葛藟衣，不冠，冬夏不易；見月出，則撫掌大叫嘯，糜鹿不辟，從之行，見之者皆謂神仙也。身長七尺，長鬚而修下，雙瞳子炯炯如流電光。人問其姓字，不答。性嗜酒，有餉，則大笑盡飲，去亦不謝。卒有人終餉之不懈。人疾病過其前者，則止之，語其故，治以藥草，遂愈。酬以錢，不受，曰：「吾非醫者，惡用此？」其行事多如此類。然其不能與人以可見者，人遂不能知也。嘗入市，眾嘩之，謂其異人。趨而前，則不為禮；各相視無語，則又兩手爬搔，眼顧五老峰雲起，移時去。

或曰：「耕雲子，非秦人也。」耕雲子曰：「秦無人也。」或曰：「耕雲子，有道人也，龍蛇其身者也。人莫知其所自來，其隱君子邪？」

洪子曰：古無神仙，無異人。天下有道，將安其身於煙霞泉石之中乎？夫何皇皇如也欲與天下之士日相見哉？顧天有不可逆者，而終嶮然長往矣！鳳集於棘，鸚雀調之；神龍潛乎深淵，終能兩此九土也。

張山來曰：古無神仙，非無神仙也。耕田鑿井，含哺鼓腹，夫人而神仙也。古無異人，何以異於人哉？堯、舜與人同耳。然則神仙、異人之有，其於中古乎？讀此可以知世變矣。

吳孝子傳 魏禧冰叔魏叔子文集

孝子姓吳，名紹宗，字二璧，建昌新城縣人，世居梅溪裡。性聰敏，幼善屬文。萬曆丙午，督學駱公日升，拔置諸生第一，時年二十，屢試輒高等。

孝子父道隆，善病，久之，痺不能起，前後血並下，醫藥十餘年，無效者。戊午正月病甚，孝子惶恐無所出，乃齋戒沐浴，焚香告天地，刺肘上血書，將謁太華山，自投捨身崖下代父死。

太華山者，撫州崇仁縣之名山也，距新城三百里，相傳神最靈異。諸來謁者，有罪輒被禍不得上，甚則有靈官擊殺之，同行人間鞭聲錚然；或忽狂病，自道生平隱惡事。而神殿左有懸崖陡絕，曰「捨身崖」。人情極不欲有生者，則擲身投之，頭足盡破折死。

孝子既告天作疏，明晨獨身行。二日，至山上，宿道士管遜吾寮。同寮宿者，南昌鄉先生二人，同郡邑諸生三人。十八日，孝子升殿，默禱焚疏既，同寮人相邀游著棋峰，路經捨身崖。孝子於是越次前行，至崖所欵然投身下。同行者驚絕，不知所為，一時傳駭，聚觀者千人。道士使人買棺往就殯，自山頂至崖下，路迂折四十里。而殿上道士急奔崖所，呼眾人曰：「誰言吳秀才投崖死也？今方在神座下叩頭，方巾道服如故。」眾群走殿上視之，果然。

方孝子之自投崖也，立空中不墜，開目視，足下有白雲起；又遙望見石門，門上一大「孝」字。俄而見三神人命之曰：「孝子，吾左側石有仙篆九十二畫，汝謹記之，歸書紙食汝父，不獨卻疾，且延年矣。」更授催生、治痢瘡、驅瘟咒並諸篆。孝子叩頭謝畢，身已在殿上。孝子乃言：「吾如夢中也。」

孝子既定，疾走歸，一日有半而至家，至則父垂絕，不能言。孝子急書九十二畫篆焚服之，室中人皆聞香氣。甫入口，父即言曰：「是何藥耶？」明日起坐啜粥，旬日疾大癒。孝子徒步反覆六百里，不飲食者五日。而父乃益康強善飯，以詩酒自娛，年九十二，耳目清明，無疾終焉。

由是孝子名聞遠近。邑大塚宰涂公國鼎與為同道友，進士黃端伯、過周謀，舉人黃名卿、涂伯昌，貢士據光孚，皆拜為弟子。孝子當國變時，避亂泰寧，以病卒諸生廖愈達家。愈達，予所傳三烈婦夫也。愈達來新城，主孝子子吳長祚，予故並得交。一日而見孝子之子，烈婦之夫，為榮幸焉。愈達言：「孝子生平好名義，輕財，往往出錢物為人解訟門。既感神應，益自修。人病苦者，恒用符篆救之，以施藥為名。」

魏禧論曰：聞孝子常詣太華山，登座附神耳語，為人祈禱，頗不經。然邑君子往往道其事甚悉。梅溪東出四十里，為南豐縣，縣貢士趙希乾者，與禧交。母嘗病甚，割心以食母；即剖胸，心不可得，則叩腸而截之。母子俱無恙。其後胸肉合，腸不得入，糞穢從胸間出，而谷道遂閉，飲食男女如平人。假謂非有神助，其誰然哉？其誰然哉？

張山來曰：古有以祝由治病者，今「九十二畫篆」，以及痢瘡諸篆，殆即其道耶？然吾以為必孝子行之，乃能有驗；若人人可行，斯又理之所難信者矣！

李一足傳 王猷定於一四照堂集

李一足，名夔，未詳其家世。有母及姐與弟。貌甚醜，方瞳微髭，生平不近婦人。好讀書，尤精於《易》，旁及星曆醫卜之術。出常駕牛車，車中置一櫃，藏所著諸書，逍遙山水間。所至人爭異之。

天啟丁卯，至大梁，與鄢陵韓叔夜智度交。自言其父為諸生，貧甚，稱貸於里豪；及期無以償，致被毆死。時一足尚幼。其母啣冤十餘年。姐適人，一足亦婚。母召其兄弟告之。一足長號，以頭搶柱大呼。母急掩其口。不顧，奮身而出，斷一梃為二，與弟各持，伺仇於市，不得；往其家，又不得；走郭外，得之，兄弟奮擊碎其首。仇眇一目，抉其一，祭父墓前。歸告其母，母曰：「仇報，禍將及！」乃命弟奉母他徙，遂別去。

時姐夫為令於兗，往從之。會姐夫出，姐見之，驚曰：「聞汝擊仇，仇復活，今遍跡汝，其遠避之！」為治裝，贈以馬。一足益恚恨，乃鑄其梃曰：「沒稜難砍仇人頭。」遂單騎走青齊海上。見漁舟數百泊市米，一足求載以濟，遂舍騎登舟。渡海，至一島，名高家溝，其地延袤數十里，五穀鮮少。居民數百戶，皆蛋籍，風土淳樸，喜文字，無從得師。見一足至，各率其子弟往學焉。

其地不立塾，晨令童子持一錢詣師，師書一字於掌教之，則童子揖而退，明日復來。居數年，積錢盈室。辭去，附舟還青州，走狹邪。不數日，錢盡散，終不及私。由遼西過三關，越晉，歷甘涼，登華嶽，入於楚，抵黔、桂，復歷閩海、吳、越間，各為詩文紀游。二十載，乃反其家。仇死，所坐皆赦。母亦沒，登其墓大哭，數日不休。自以足跡遍天下，恨未入蜀。會鄢陵劉觀文除夔

守，招之同下三峽，游白帝、綿、梓諸山，著《依劉集》一卷。

其弟自母喪，不知所在。一日欲寄弟以書，屬韓氏兄弟投汴之通衢。韓如其言，俄一客衣白袷，幅巾草履，貌與一足相似，近前揖曰：「我張太羹也，兄書已得達。」言訖不見。辛巳，李自成陷中州諸郡，韓氏兄弟避亂至泗上，見一足於途，短褐敝屣，鬚眉皆白。同至玻璃泉，談笑竟日，數言天下事不可為。問所之，曰：「往勞山訪徐元直。」韓笑之。一足正色曰：「此山一洞，風雨時披髮鼓琴，人時見之，此三國時徐庶也。」約詰朝復來，竟不果。

甲申后，聞一足化去。先一日，遍辭戚友，告以遠行。是日，鼻垂玉筋尺許，端坐而逝，袖中有《周易全書》一部。後數月，濟人有在京師者，見之正陽門外。又有見於趙州橋下，持艇觀水，佇立若有思者。韓子智度，不妄言人也，述其事如此。

張山來曰：觀一足行事，亦孝子，亦俠客，亦文人，亦隱者，亦術士，亦仙人，吾不得而名之矣。

孝賊傳 王猷定於一

賊不詳其姓名，相傳為如皋人，貧不能養母，遂作賊。久之，為捕者所獲，數受笞有司。賊號曰：「小人有母無食，以至此也！」人且恨且憐之。一日母死，先三日廉知鄰寺一棺寄廡下。是日，召黨具酒食，邀寺中老闍黎痛飲。伺其醉，昇棺中野，負其母屍葬焉。比反，闍黎尚酣臥也。賊大叫叩頭乞免，闍黎驚，不知所謂，起視廡下物，亡矣！亡何，強釋之。厥後不復作賊。

張山來曰：有孝子如此，而聽其貧，至於作賊，是誰之過歟？

王翠翹傳 餘懷澹心手授鈔本

餘讀《吳越春秋》，觀西施沼吳，而又從范蠡以歸於湖，竊謂婦人受人之托，以豔色亡人之國，而不以死殉之，雖不負心，亦負恩矣。若王翠翹之於徐海，則公私兼盡，亦異於西施者哉。嗟乎！翠翹故娼家，辱人賤行，而所為耿耿若此。鬚眉男子，愧之多矣！餘故悲其志，綴次其行事，以為之傳。傳曰：

王翠翹，臨淄人，幼鬻於倡，冒姓馬，假母呼為翹兒。美姿首，性聰慧，攜來江南。教之吳歎歌，則善吳歎歌；教之彈胡琵琶，則善彈胡琵琶。吹簫度曲，音吐清越，執板揚聲，往往傾其座客。平康裡中，翹兒名藉甚。然翹兒雅淡，顧沾沾自喜，頗不工塗抹倚門術。遇大腹賈及僉父之多金者，則目笑之，不予一盼睽溫語。以是假母日忿而笞罵。會有少年私翹兒金者，以計脫假母，而自徙居嘉興，更名王翠翹雲。

當是時，歙人羅龍文，饒於財，俠游結賓客，與翠翹交歡最久，兼昵小妓綠珠。而越人徐海者，狡佻，貧無賴，方為博徒所窘，獨身跳翠翹家，伏匿不敢晝見人。龍文習其壯士，傾身結友，接臂痛飲，推所昵綠珠與之薦寢。海亦不辭，酒酣耳熱，攘袂持杯，附龍文耳語曰：「此一片土非吾輩得意場，丈夫安能鬱鬱久居人下乎？公宜努力，吾亦從此逝矣！他日富貴，毋相忘！」因慷慨悲歌，居數日別去。徐海者，杭之虎跑寺僧，所謂「明山和尚」者是也。

居無何，海人倭，為船主，擁雄兵海上，數侵江南。嘉靖三十五年，圍撫阮鶚於桐鄉，翠翹、綠珠皆被擄。海一見驚喜，命翠翹彈胡琵琶以佐酒，日益寵幸，號為夫人，斥諸姬羅拜。翠翹既已驕愛無比，凡軍機密畫，唯翠翹與聞。乃翠翹陽為親昵，陰實幸其覆敗，冀歸國以老，淚漬漬常承睫洗面也。

會總督胡宗憲開府浙江，善用兵，多計策，欲召致徐海，自戕麻葉、陳東，而離散王直之黨，乃遣華老人齎檄招降。海怒，縛華老人，將斬之。翠翹語海曰：「今日之事，生殺在君，降不降何與來使？」海乃釋其縛，畀金而遣之。老人歸，告宗憲曰：「賊氣方銳，未可圖也。然臣睨海所幸王夫人者，左右視，有外心，或可借以殲賊耳。」

而羅龍文者微聞是語，自喜與翠翹舊好，乃因幕府上客山陰徐渭以見於宗憲。宗憲以鄉曲故，降階迎揖曰：「生亦有意功名富貴乎？吾今用君矣！」與語大說。遂受指詣海營，攝舊日任俠衣冠，投刺謁海。海亟延入，坐上座，置酒握龍文手曰：「足下遠涉江湖，為胡公作說客耶？」龍文笑曰：「非為胡公作說客，乃為故人作忠臣耳。王直已遣子納款，故人不乘此時解甲釋兵，他日必且為虜。」海愕然曰：「姑置之，且與故人飲酒。」錦繡音樂，備極奢侈，憫然自以為大丈夫得志於時之所為也。酒半，出王夫人及綠珠者見龍文。龍文改容禮之，極宴語不及私。翠翹素習龍文豪俠，則勸海遣人同詣督府輸款，解桐鄉圍。

宗憲喜，從龍文計，益市金珠寶玉，陰賂翠翹。翠翹益心動，日夜說海降矣。海信之，於是定計，縛麻葉，縛陳東，約降於宗憲。至桐鄉城，甲冑而入。是時趙文華、阮鶚與宗憲列坐堂皇，海叩首謝罪，又謝宗憲。宗憲下堂摩其頂曰：「朝廷今赦汝，汝勿復反。」厚勞而出。海既出，見官兵大集，頗自疑。宗憲猶憐海，不欲殺降，而文華迫之。宗憲乃下令，命總兵俞大猷整師而進。會大風，縱火，諸軍鼓噪乘之，賊大潰，殲焉。海倉皇投水，引出，斬其首，而生致翠翹於軍門。

宗憲大饗參佐，命翠翹歌吳歎歌，遍行酒。諸參佐或膝席，或起舞捧觴，為宗憲壽。宗憲被酒大醉，督亂，亦橫槊障袖，與翠翹兒戲。席亂，罷酒。次日，宗憲頗愧悔醉時事，而以翠翹賜所調永順酋長。翠翹既隨永順酋長，去之錢塘江中，恒悒悒捶床歎曰：「明山遇我厚，我以國事誘殺之。斃一酋又屬一酋，吾何面目生乎？」向江潮長號大慟，投水死。

外史氏曰：嗟乎！翠翹以一死報徐海，其志亦可哀也！羅龍文者，世稱小華道人，善制煙墨者也。始以遊說陰賂翠翹，誘致徐海休兵，可謂智士。然其後依附權勢，與嚴世蕃同斬西市，則視翠翹之死，猶鴻毛之於泰山也。人當自重其死，彼倡且知之，況士大夫乎？乃倡且知之，而士大夫反不知者，何也？悲夫！

張山來曰：胡公之於翠翹，不以賜小華，而以賜酋長，誠何必乎？觀翠翹生致之後，不能即死，居然行酒於諸參佐前，則其意有所屬從可知已。其投江潮以死，當非報明山也。

戴文進傳畫苑三高士傳之一 錢塘毛先舒稚黃東苑文鈔

明畫手以戴進為第一，進字文進，錢唐人也。宣宗喜繪事，御制天縱，一時待詔有謝廷循、倪端、石銳、李在，皆有名。進入京，眾工妒之。一日在仁智殿呈畫，進進《秋江獨釣圖》，畫人紅袍垂釣水次。畫唯紅不易著，進獨得古法入妙。宣宗閱之，廷循從旁跪曰：「進畫極佳，但亦是朝廷品服，奈何著此釣魚？」宣宗頷之。遂磨去餘幅不視。故進住京師，頗窮乏。

先是進鍛工也，為人物花鳥，尚狀精奇，直倍常工。進亦自得，以為人且寶貴傳之。一日於市，見熔金者，觀之，即進所造，憮然自失。歸語人曰：「吾瘁吾心力為此，豈徒得糲，意將托此不朽吾名耳！今人爍吾所造，亡所愛，此技不足為也；將安托吾指而後可？」人曰：「子巧托諸金，金飾能為俗習玩愛，乃兒婦人御耳。彼唯煌煌是耽，安知工苦？能徒智於縑素，斯必傳矣。」進喜，遂學畫，名高一時。然進數奇，雖得待詔，亦輒軀亡大遇。其畫疏而能密，著筆滄遠，其畫人尤佳，其真亦罕遇雲。予欲進鍛工耳，而命意不朽，卒成其名。

贊曰：立志探懸，鬼神所贊。孰是殫精，而屑近玩？戴君操捶，鍛金為生。感慨徒業，卒成高名。蓋人極而天呈矣夫！

張山來曰：明畫史又有仇十洲者，其初為漆工，兼為人彩繪棟宇，後徙而業畫，工人物樓閣。予獨嫌其略帶匠氣，顧不若戴文進為佳耳。且戴兼工山水，則尤不可及也。

髯樵傳 錫山顧彩天石手授鈔本

明季吳縣洞庭山，鄉有樵子者，貌髯而偉，姓名不著，絕有力。每暮夜樵彩，獨行山中，不避蛇虎。所得薪，人負百斤而止，髯獨負二百四十斤，然鬻於人，止取百斤價。人或訝問之，髯曰：「薪取之山，人各自食其力耳。彼非不欲多負，力不贍也。吾力倍徒而食不兼人，故賤其值。且值賤，則吾薪易售，不庸有利乎？」由是人頗異之，加刮目焉。

髯目不知書，然好聽人談古今事，常激於義，出言辯是非，儒者無以難。嘗荷薪至演劇所，觀《精忠傳》所謂秦檜者出，髯怒，飛躍上台，捽檜毆，流血幾斃。眾咸驚救，髯曰：「若為丞相，奸似此，不毆殺何待？」眾曰：「此戲也，非真檜。」髯曰：「吾亦知戲，故毆；若真，膏吾斧矣！」其性剛疾惡類如此。

髯有兄進香茅山，墮崖折胸死。或傳其暮夜飲酒不誠，被王靈官鞭殺者。髯怒，走一日夜，詣茅山，飲大醉，數王靈官曰：

「汝有罪三！人敬祖師，來進香，固有善心，飲酒小過，無死狀，汝輒殺之，不仁，罪一。祖師以慈庇下土，量甚宏大，汝居位下，行殘忍，不遵祖師意，不恭，罪二。吾兄，小人也，酬香而來，小被酒，汝輒殺之；吾來不酬香，昨實大飲，今日冒汝，汝反不能殺，無勇，罪三。汝宜毀撤，曷為橫鞭瞋目，坐踞於此？」欲奪鞭碎象，眾警遣之，乃止，負兄骨歸葬焉。

洞庭有孤子陳學奇，聘鄒氏女為室，婚有期矣。女兄忽奪妹志，獻蘇宦某為妾。學奇泣訴於官，官畏宦勢，無如何也。學奇訟女兄，宦並庇兄不得伸，學奇窘甚。一日，值髻於途，告之故，且曰：「若素義激，能為我籌此乎？」髻許諾：「然需時日以待之，毋迫我也。」學奇感泣。髻去，鬻身為顯者與僕。顯者以其多力而勤，甚信愛之，得出入內闈。鄒女果為其第三妾。髻得聞，以陳情告，女泣如雨，訴失身狀，願公為崑崙。髻曰：「毋迫。」一日，顯者夫人率群媵游天平山，顯者不能禁。髻嘿賀曰：「計行矣！」於是密具舟河乾。眾妾登輿，髻昇第三輿，乃鄒氏也。出門，給其副迂道，疾行，至河乾，謂女曰：「登舟！」舟遽開，帆疾如駛。群僕駭變，號呼來追。髻拳三人仆地，不能出聲。徐去，則女舟已至陳門矣。學奇得室忻感，謂古押衙不是過也。髻謂學奇，亟宜鳴之官以得妻狀。官始不直顯者，至是稱快，詢知義由於髻，賜帛酒花彩以榮之。顯者慚，杜門若不聞者。自是「義樵」名益著，年五十餘矣。

甲申，闖賊破京城，崇禎帝凶問至。或傳於市中曰：「李自成坐卻龍廷矣！」髻不信，歷問三四人，言如一口。髻大憤曰：「吾生年七八歲時，即知皇帝姓朱，今李賊何為者耶？故君安往耶？何文武滿朝，無一人出力救耶？吾年老，不能復為賊百姓也！」乃大呼天者三，投具區以死。死之日，義聲振吳下雲。

顧子曰：義哉髻也！見義必為，矢志不屈，求之士人中，亦戛戛難之，況樵子乎？髻無姓名，吾師吳頌筠，曾為立傳，傳未悉。予又詢之朱子僧臣，所言如此，良不妄矣。彼附勢利、忘君親者，觀髻梗概，亦可以知所做乎？

張山來曰：觀劇忿怒殺人，所聞者非止一事。此樵奇處，在後數段，劫鄒女尤見作用。至自投具區以死，真可謂得其所矣。

趙希乾傳 南豐甘表中素手授鈔本

趙希乾，南豐東門人，幼喪父，以織布為業。年十七，母抱病月餘，日夜祈禱身代，不少愈。往問吉凶於日者，日者推測素驗，言母命無生理。又往卜於市，占者復言不吉。希乾踟躕不去，曰：「何以救母病？」占者惡其煩數，曰：「汝母病必不治，若欲求愈，無乃割心救之耶？」希乾歸，侍母左右，見病益危篤。時日光斜射床席，形影子立，寂寂旁無一人。希乾忽起去，箚中得薙發小刀，立於窗外，剖胸，深寸許，以手入取其心，不可得。忽風聲震颯，門戶胥動，以為有人至。四顧周章，急取得腸，抽出，割數寸。蓋人驚則心上忡，腸盤旋滿胸腹雲。希乾置腸於釜上，昏僕就室而臥。頃刻，母姑來視病，見釜上物，以為希乾股肉也，烹而進之母。再視希乾，則血淋漓心腹間，不能出聲，始知希乾為割心矣。城邑喧然傳其事，聞於令，令親往視之，命內外醫調治母子病。不數日，母病癒；旬日，希乾亦漸次進飲食。胸前腸出不得納，每日子午間，冀滴瀝下。月餘後，希乾起無恙，終身矢從胸上出。

趙氏故宋裔，為南豐巨族。宗黨以為奇孝，供贍其母子，而更教之讀書。學使者侯峒曾聞其事，取充博士弟子員。崇禎壬午，以恩詔天下學選一人貢於成均。學使者吳石渠既考試畢，進諸生而告之曰：「百行以孝為先。趙希乾割心救母，不死，不可以尋常論。建武多才，校士衡文，希乾不應入選。今欲諸生讓貢希乾，以示獎勵。」諸生咸頓首悅服。於是希乾選補壬午恩貢。又三四年而有甲申、乙酉之變。希乾避亂山中，將母不遑，遂賣卜，逃走於四方，以養其母。又十餘年，母壽八十餘而卒。

予自幼時，常見希乾過先君談，飲食起居如常人，面黎黝，高准方耳，睛光滿眸子，欣然而長，多渾樸之風。與之立久，胸間時聞穢氣。予年十歲，先君請希乾入書室，命表肅揖再拜，求解衣開胸視之。兩乳正中間，腸突出寸許，色鮮紅如血；以絲帶係竹筒懸於頸，乘其腸冀出，洗換竹筒，日必再三換，常時滴黃水不絕；蓋已三十餘年。自是希乾少家居，母死未七年，而希乾亦卒，年六十一。

甘表曰：朝廷不旌毀傷愚孝，尚矣！然希乾一念之誠，若有以通天地、格神鬼也，豈不可嘉哉？湯公惕庵最惡言希乾事，予則以為應出特典，一加旌賞。蓋事不可法而可傳，使知孝行所感，雖剖胸斷腸而不死，豈非天之所以旌之耶？天旌之，誰能不旌之？然旌而不傳，不若不旌而傳也。安得龍門之書以施於後世哉？嗚呼，古今忠孝之士，非愚不能成。而世之身沒而名不傳者，又何多也？悲夫！

張山來曰：予友王不庵曾為予言孝子事，惜屬口述，不獲載之簡編。今甘子中素以斯傳見示，乃知事之度越尋常者，終不能泯其姓字也。

萬夫雄打虎傳 江寧張愬南村手授鈔本

涇川有萬姓字夫雄者，少負膂力，以拳勇稱，初亦未嘗事田獵也。一日，與夙所莫逆爾汝昆季范姓友，早行深山中。忽林莽出巨虎，搏范以去。范號曰：「萬夫雄救我！救我！」萬亦茫然不知所措，遂撼大樹拔之，怒持樹往追。經裡許，震天一呼，虎為逡巡退步者三，范得以脫。因挺擊虎，中其項。虎負猙獰欲迎鬥，然項痛，竟不能舉。萬乘勢一再擊之，虎斃矣。母虎暨虎子相尋至。萬度不能中止，且卻且前，又奮鼓生平之勇，縱送格撲，而二虎復相繼而斃於其手。

嗟乎！萬夫雄一鄉野鄙人耳，素不識《詩》《書》為何物，亦不識交道為何事，而倉卒間不忍負異姓兄弟之意，卒斃三虎以救其友，其義豈不甚偉？萬夫雄亦誠烈丈夫哉！餘嘗見世之聚首而處者，交同手足之親，誼比金石之固，設有緩急，即蜂蟻微毒，不致貽禍殺人，當其紛紛未定之時，雖夙昔周旋，密邇徒輩，靡不潛跡匿形，鳥飛雲散，悄然而不一顧焉。其視萬夫雄為何如也？

或云：「一人而斃三虎，頗似不經，殆屬烏有子虛之談。」噫！誠有之矣！家九宣從涇川來，為餘述其事最奇。亦曾親見其人，短小精悍。與之語，意氣慷慨，鬚眉狀貌，殊磊砢不凡，飛揚跋扈，猶可想望其打虎時英風至今颯颯雲。蓋義憤所激，至勇生焉；即萬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此也。從古忠孝節義，蹈水赴火，為人之所不能為，並為人之所不敢為，往往以蚩愚誠樸而得之。萬夫雄有焉。

南村野史曰：餘友蒼略氏，聞其事而異之，太息曰：「士亦視所托身為貴耳！得交萬夫雄，其人雖陷入虎口，猛虎不能害也。甚矣，人固不可無義烈男子以為之友哉！」

張山來曰：孔子論寧武子，謂其「愚不可及」。匪獨愚忠愚孝，凡事之度越尋常者，大抵多近於愚耳。一結最妙。